

夏峯先生集
六



夏家先生集

六

夏峯先生集

(六)

孫奇逢著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夏 峯 先 生 集
六 冊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
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

孫 奇 逢 著 作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

上 海 虹 口 印 刷 廠 印 刷

夏峯先生集卷十三

語錄

陽明良知之說。著力在致字。故自謂龍場患難死生之後。良知方得出頭。龍谿時而放下致字。專言良知。其究也。遂有認食色以爲性者。言不可不慎也。念庵每提戒慎恐懼爲龍谿忠告。見良友切磋之益。自渾樸散而象數之繁。異同之見。理氣之分。種種互起爭長。然皆不謬於聖人。所謂小德之川流也。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。一以貫之。所謂大德之敦化。學者不能有此太見識。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。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。著眼理會。如夷、尹、惠不同。微、箕比不同。朱、陸不同。豈可相非。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。合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。愈見冶鑄之手。

問古來聖賢俱能易地皆然否。曰。是未可槩論也。伯夷、柳下、一隘一不恭。斷不能相易。秦伯、文王。斷不爲湯、武之事。龍比亦不能爲箕子之事。平水土。治稼穡。教人倫。典樂明刑。五臣亦不相易。而況其他。行造其極之謂聖。各從其性之所近。而登峯入微。如金之足色。正以不能相易爲絕詣也。何必同。同道者。此心此理。易地皆然。其識趣才情。有相近者耳。從來亦有一等人。自謂無不可爲。到手成窳。皆不達于此。學問不長進。只爲眼前看得沒趣味。故冷冷淡淡。不肯下手做工夫。若真如饑而食。渴而飲。自然住足不

得。

問文山功名滅性。忠孝勞生。此語良是。念庵何以謂于此語有悟。方見其大。所悟者何也。曰。忠孝節義。道中之一節一目。文山以箕子自處。便不亟亟求畢旦夕之命。此身一日不死。便是大宋一日不滅。生貴乎順。不以生自嫌。死貴乎安。不以死塞責。念庵。文山知己。

問非禮義之人。而以禮義來。當何以應之。曰。以禮義心應之而已矣。渠即不妥。而飾禮飾義之心。即知是知非之心。轉移化導。正賴善提之手。縱終不能化。而憫人陷溺。內省何疚。轉一惡人作善人。此莫大之功德。莫輕視之。處人之道。心厚而氣和不獨待君子。即待小人亦然。

願天常生好人。此仁厚之言也。願天早生聖人。此悲憫之言也。

王思輿云。陽明此行。必立事功。吾觸之而不動矣。因憶放翁云。杜陵大欠修行力。小吏相欺尙動心。靜修云。誤人最是婁師德。何如春生未睡前。此處正好參看。

問夢寐之間。常多驚擾。曰。爾室有愧。夢魂難慊。此正戒懼之疎耳。家貧覘力量。夜夢驗工夫。日宜三復。劉玄德臥元龍于百尺樓上。結無地之樓臺。成千秋之賓主。快哉斯語。想見其人。茅止生嘗欲選千古功名之士。以樓三層祠之。惟范少伯。張子方。李長源居最上。亦其志之所存也。客曰。先生之樓。最上者居何人。予曰。儂客頗多。遞居其上。天啓乙丑丙寅。郭林宗。陳太邱其選也。崇禎癸未甲申。又屬之管幼安。田子春。迄今耄矣。其惟魏武公乎。

毀譽莫看得容易。張魏公身爲將相。師久無功。君厭之。民苦之。至殺曲端。陷岳飛。此非小失也。而身後之文無遺議。儼然推爲古之大臣。未免是譽。陸子靜求放心。先立乎其大。正是孟氏之傳。詆之者。援人證己。必以爲僞學。令不得出頭。未免是毀。乃知史冊中網入毀譽者。不知凡幾。讀史者。先矢虛公。方可著眼。處己處人之道。亦如是。

問做人。曰。饑餓窮愁困不倒。聲色貨利浸不到。死生患難考不倒。人之事畢矣。

問趨避。曰。循理而已。禹曰。惠迪吉。從逆凶。伊訓作善降祥。作不善降殃。中庸善必先知之。不善必先知之。皆所謂循理也。或以循理得禍。如忠臣義士殺身成仁。舍生取義之事。雖凶亦吉也。或以不循理得福。如亂臣賊子偶被顯榮。未及戮辱。雖吉亦凶也。故曰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。黃山谷大算數。頗得此意。問容色辭氣。何足爲君子所貴。曰。莫看得容易。學修恂慄之後。乃有此赫喧之威儀。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。盛德之至也。氣質偏駁。涵養未到。驟而語之以威儀。難矣。閭閻侃侃行行。皆自銘鑄中來。

心。一天地也。上下四方。往古來今。元無隔礙。只爲私欲間難。插籬樹棘。遂令一室之中。漸分胡越。然乍見之。惻隱。嚙齟之羞惡。未嘗不在。而斧斤之伐。牛羊之牧。又未有已時。此心之存焉寡矣。人者。天地之心也。人失其爲人。而天地何以清甯。故爲天地立心。爲生民立命者。聖賢之事也。明王不作。聖人已遠。而堯舜孔子之心。至今在此。非人也。天也。

問理與氣。一是二。曰。渾沌之初。一氣而已。其主宰處爲理。其運旋處爲氣。指爲二不可。混爲一不可。

或曰士不可小自待。不惟不宜讓今人。并宜讓古人。予謂士不宜過自待。不惟宜讓古人。并宜讓今人。無一人不在其上。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。無一人不在其下。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。十年不能去一矜字。此病不小。

能自立者。不倚于人。能懷心者。不循其跡。名義以視躬。非爲矜己也。平恕以善事。非爲徇人也。

子靜自謂讀孟子而有得。故薛方山云。陸子之言。孟子教人之法也。則接孟子之傳者。實惟子靜。程羽云。王陽明其今之陸子靜乎。則接陸子靜之傳者。實惟陽明。鹿伯順亦自謂讀傳習錄而有得也。則接陽明之傳者。實惟伯順。一脈相傳。各有攸近。此處正不容強。

客問人生最吃緊者何事。曰。知學。不知學。卽志士求危身以著節。義士樂奮勇以立聲。介士甘遜跡以遂高。退士務匿名以避咎。其行不同。失中一也。

問處事之道。曰。水到渠成。不必急性。天大事。總平常事。問處人之道。曰。無敢慢。尊嘉是無慢。矜容更是無慢。問處己之道。曰。只要清其願外之念。不願外。便自得矣。須是用戒懼功夫。

性急無耽延之病。心細無疎漏之病。膽小無恣肆之病。然性急則無停蓄。而病在燥。心細則不能寬容。而病在苛。膽小則不擔持。而病在脆。非大學力人不能免。

士志於道。非任不成。非氣不至。無成而不至者。矜心與熱心爲之也。矜心似任而自是。喜盈而損。熱心似氣而未沉。暴而易折。兩病未除。終非深造自得之學。

成缺在事不在心。榮辱在心不在事。君子曰：知缺者，知成者也；知辱者，知榮者也。

五十年守貧，卽是道。一語罔敢失墜。邇聞志是其命，甚覺親切。子曰：匹夫不可奪志也。蓋志不可奪，便是造命立命處。

人患不能信，更患不能疑；人患無所知，更患是所知；人患不明白，更患太明白。此非真實有理會者，未易語此。

論古人只宜論其長處。若苛求其短，卽聖賢亦不能無過，但其過不足爲聖賢病耳。

余嘗謂對妻子非易，對夢寐尤難。人弗之信也，不知對妻子夢寐而無愧者，便是徵庶民、建天地、質鬼神實際處，談何容易。

東坡譏伊川云：何時打破敬字？故邇來學人每欲打破理字，總是苦敬字理字，爲束縛，爲單板，不打破，不得脫洒自在。豈知脫洒生于天理之常存，天理之常存生于敬畏之無間，離此則成無忌憚矣。

問孝友爲政，余曰：最緊切之言，卻是人所忽略。孟子親長而天下平，正謂此。試看孝友人家，一室雍睦，草木欣榮，不孝不友之家，恣睦乖戾，骨肉賊傷，政孰大于是？古昔盛時，孝友多在朝廷，後世以孝友爲家人，行多在野，世衰道喪，士不修行，孝弟無聞，而見稱于宗族鄉黨者亦罕矣。安望平治哉？張仲孝友，周宣之所以中興也。

奢儉豐約，數有循環，勢相倚伏。達人斟酌損益，當於未窮之際，先有通變之宜，便不至於束手，如不審于

履盈持滿。一味席舊習。非陰陽消息之道也。

只求當下。無欠缺。無愧怍。便是深造自得之學。

凡語言不從默中簡點。行事不經靜裏參詳。皆屬苟且。己心不快。人安得帖服。

連日取文清靜坐觀心。閒中一樂八字。作功課。客曰。心何用觀。曰。爲其不在也。客曰。不在。而何以觀。曰。一

觀之。而卽在矣。時時觀。則時時在。到得不待觀。而無不在。則無不樂。非誠意君子。未可語此。

陸象山曰。李百。杜甫。陶淵明。皆有志于吾道。愚謂詩亦道也。藝亦道也。無物不有。無時不然者也。淵明三

君子。有志于道。所以爲千古詩人之冠。具眼者。自不獨以詩人目之。離道而云精于詩。精于文。小技耳。

雖有可觀。君子不貴也。

人黑白不分者。不可以涉世處人。黑白太分者。不可以善世宜民。學問須要包荒。才是天地江海之量。

人孰爲重。身爲重。前有千古。以身爲承。後有千古。以身爲垂。而可輕視之乎。不輕視其身。則莫大於學。學

可令吾身通天地萬物爲一體。千古上下皆聯屬於呼吸一氣之中。故學者。聖人所以助乎天也。不學。

則身亦夷於物耳。何以仰答天地父母之生我。

盈天地間。知覺運動。聚散流峙。皆氣之爲也。而知覺有知覺之理。運動有運動之理。聚散流峙有聚散流

峙之理。就中正可體認。

程子云。聖學本天。禪學本心。本天者。性善也。本心者。無善無惡也。

問如何是習氣。曰。有物過眼心看。有聲入耳必聽。小小如意即喜。小小拂意即怒。小小利害即恐懼。其根源總以聲色貨利爲著落。故抵擋習俗豪傑之士。

甚矣哉。習氣之難脫也。俗人有俗人之習。學人有學人之習。古今有世習。四方有土習。真與習化。機成天作。即自謂拔俗之士。而日用之習見習聞。所趨所避。不知不覺。又落在習氣中去。苟不大加學修之力。令真性流行。與天爲徒。終是習氣未淨。

學問之事。能勘透死生一關。則富貴功名。便無難割捨。或曰。有生必有死。誰不知之。何難勘透。愚以爲知生之所以生。死之所以死。又知生而未嘗生。死而未嘗死。恐未可輕與世人言也。生之所以生。能不失天之所以與我者。爲世間不可少之人。此輔相天地。裁成萬物之人也。其生也榮矣。死之所以死。是於父母全而生之者。全而歸之。無絲毫虧欠。所謂朝聞夕可。其死也哀矣。生而未嘗生。是飲食醉飽。從開關到今。不知有幾多呆人。憧憧往來于時行物生之中。所謂罔之生也。幸而免耳。死而未嘗死。則生前一點靈明。昭揭日月。天地且借以撐拄。從來大聖大賢。爲君爲相爲師爲忠臣爲孝子。家傳戶誦。思慕不忘者。其靈爽何嘗不至今在也。愚所謂勘透死生者。蓋吾儒盡性至命之實地。若如二氏之論。則非愚之所知也。

剛健中正純粹精也。夫子以此七箇字。贊乾之德。愚謂聖人法天。則七箇字。又古昔聖人之格式。剛言其不撓。健言其不息。中言其無過不及。正言其不偏不倚。純言其不二。粹言其不雜。精則潔淨微密之極。

矣。然以此律古聖人。恐堯舜文孔之外。鮮克中此式者。大哉乾乎。聖人之于天道。亦非可一蹴至也。友朋諫諍。須求有濟。不可自謂直諒。令人有難受之實。徒貽拒諫之名。忠告善道。猶後積誠而動。自令人不忍負。不信。未可輕言諫也。

父母生此身。元來無壞。修亦修其本無壞者而已。此心元來不偏。正亦正其本無偏者而已。此意元來無欺。誠亦誠其本無欺者而已。此知元來無蔽。致其本無蔽者而已。元來者。斲喪殆盡。認後來添入之情。識意想。以爲元來。皆自失其寶。所謂罔之生也。可哀也。

骨肉之間。多一分渾厚。便多留一分天性。是非正不必太明。

虞廷五聖人。契司教。敷人倫。正與天之惇庸秩敘相合。其德至矣。故賢聖之君六七作。較夏周猶盛。孔子般人也。又以木鐸師萬世。明倫之功大矣哉。

學人不能入道。病在偏見未融也。執念未化也。勝氣未降也。名心未破也。偏見未融。則一隙之明。烏能窺其大全。執念未化。則膠固之守。烏能語于變動。勝氣未降。則浮動之氣。烏足語於靜深。名心未破。則的然之好。烏足語於闊淡。好學者。深思而自得之。

道在何處。無物不有。無時不然。八字要體得親切。學道之人。從何用功。體用一源。顯微無間。八字要認得分明。

以孝弟仁讓爲教。則言滿天下。無口過。行滿天下。無身過。聖賢學問。帝王政治。俱憑此爲根本。楊無庸闢。

墨無庸誅。所謂經正則庶民興。孟子得力處在此。

從來不知學之人。以無人管束。恣意縱情爲快。不知此小人閒居爲不善。自驅之陷阱之中也。君子三畏。首曰畏天命。天命不已。是無一事一時可不戒懼。大人以身體之。聖賢以言傳之。自堯兢舜業。以至諸儒之居敬窮理。無非畏懼一念。流行於無窮。此正天命之不已也。小人不知。故不怕天地。不怕王法。不怕先聖垂訓。勵世之戒。頑冥放逸。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。君子不獨畏大人。而匹夫匹婦不敢忽。不獨畏聖言。而芻蕘工瞽皆可採。皆所以畏此天命耳。天命在日用常行中。成湯顧諟天之明命。亦只在此處顧諟。

問士當今日。道應如何。曰。不辱身。問不辱。曰。薛文清有言。劉靜修百世之師也。

于度問眼前有些難過。曰。我輩學力。正在打點眼前。眼則見得親切。接人處事。毫無利己損人之念。寸心自是清甯。觸目皆成飛躍。所謂道也者。不可須臾離也。千古此須臾。千古此眼則也。平時去人欲。存天理。時時刻刻。不肯放下。則見利自然思義。見危自然授命。眼前一不親切。則應事未免錯亂。事後而悔。不已遲乎。眼前者。現在也。現前無拂鬱。無虧欠。則自然無入而不自得矣。難過二字。無非用度不足。試看眼前足用之人。卻也有些難過。夷齊首陽之餓。餓處正是自慊之處。從來舍生取義。殺身成仁之人。亦是求無愧眼前耳。餓夫撐拄天地。莫小看也。

問漢史如何無孝子傳。曰。漢家舉孝廉。則孝友不在家庭。而在朝廷矣。是時去古未遠。孝子猶多。迨至於

晉此風漸邈。雖傳孝子。以李密稱首。東堂忿悁。殊非本色。嗣是而後。漸不可言。大道廢。而後有仁義。六親不和。而後有孝慈。所謂孝子悌弟者。間亦有遺議焉。乃知人人親長。而天下平。堯舜日。亦不過九族親睦。卽昭明於變。亦祇是無不親不睦之人。所謂堯舜之道。孝弟而已矣。從古帝王。以孝治天下。孟子以衣帛食肉不負戴爲王道之始。可見外此別無平治之法。

五修問伯順先生一段破懼之學是如何。曰。伯順曾以發金花銀。觸神宗怒。遣中使召入。天威不測。時伯順在賈孔瀾寓。飲食起居。不失常度。總緣平時見得分明。故臨時不致錯亂。懼是非。懼風波。懼利害。以至患難死生之際。有一毫疚心愧色。便不得無憂無懼。真正豪傑。從戰兢惕勵中來。能戒慎恐懼。纔能破懼。到得能破懼時。則喜怒哀樂。亦無甚不中節處。

問學下手處。曰。日用食息間。每舉一念。行一事。接一言。不可有違天理。拂人情處。便是學問。於天理似無遠。而於人情卻有拂者。應如何。曰。理求其在我。一念違難。以自愜情。則問之於人不拂。亦是天理中的人情。若天理外之人情。卽拂也。庸何傷。一味拂人。以拗成性。一味不拂人。以順爲正。士君子自立之道。政宜辨之於此。

隨時隨處。體認此心此理。人生只有這一件事。所謂必有事也。

聞然遁世。不願留姓字于天壤間者。此古至心人不愠不悶境界。學問不到此。終不足色。

五修問日用間起念舉事接言。頭緒時覺錯亂。照顧不及時。工夫又斷了。此病應如何。曰。起念舉事接言。

是吾心與天下綰通之脈絡。莫輕看。起念無妄。以義制事。以道接言。便是大聖賢境地。不能當下合拍。便覺頭緒錯亂。須著一番心照管。大凡錯亂處。皆是人欲牽纏。見己而不見人。強恕而行。求仁莫近。正在此處用工夫。不用工夫。安見已有錯亂。見有錯亂。決無到底不返之理。時時見有過可改。有善可遷。纔是聖賢磨鍊工夫。

問收放心。須是靜坐。仍有雜念往來胸中。不能掃除。應如何。曰。收放亦是隨時隨處體認天理。雜念往來。便是於天理有礙。當下掃除。豈容姑待。姑待之心。便是聽其放而不知求。一掃除。則此心仍歸本舍。不以天理作主。此心安得有靜時。靜安之體。只是不爲私欲搖亂。雖動亦靜也。陸子靜專講求放心。與先立乎其大者。而先立乎大。又是求放心主腦。

問先生嘗云。理學節義。事功文章。善其一。足以爲人。然四事有可相兼者。有不可相兼者。卽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。綏急先後之序。亦宜有辨否。曰。理學節義。事功文章。總是一樁事。其人爲理學之人。遇變自能殉節。當事自能建功。操筆自能成章。觸而應。迫而起。安有所謂不相兼者。如不可相兼。必其人非眞理學。則節義亦屬氣魄。事功未免難霸。文章祇成空談耳。卽如事親從兄。以至刑寡妻。信朋友。亦是一樁事。然其義總統於事親。如不違于禮。喻親于道。古來仁人孝子。自有苦心極慮。不失其身以事親一語。千古定案。處兄弟。處妻子。處朋友。總從此一念爲蒸動。或直或婉。或順或逆。自無犯手難行之事。志欲覆天下。而力不能庇一室。何必勉爲慷慨激昂之行也。

居己之道。惟一敬字。處人之道。惟一恕字。以責人之心責己。以恕己之心恕人。則得之矣。

謂奏雅等曰。汝師伯順先生。生平有三變。爲諸生時。有嗜書之癖。飯至呼之。常不應。初登第。一介必嚴。萬人必往。故到處能循職掌。人人驚爲破格。事榆關三年。功名之念已灰。生死之關亦破。每以朝聞夕死爲談柄。故能從容就義。而神不亂。

謂望雅等曰。此心一日之間。不可無事。無事則非必有事焉之意。又不可令其有事。有事則非行所無事之意。然則相妨乎。曰。非也。無事則一飲食日用。悠忽無知之民耳。烏能行所無事哉。必有事者。集義而心慊。到得心慊時。自能行所無事矣。先自必有事始。

學者立身。先辨雅俗。存心貴審。欺慊。自真儒道喪。欺詐相高。慎獨誠意之功。絕無過而問焉者。且不知辨雅俗爲何事。認世情紛逐爲不可少。厭澹穆蕭寂爲不足觀。間有一二脫略塵網。而詆毀非笑者衆矣。所謂抵擋流俗。必豪傑之士。

無瑕可攻。無非可刺。鄉愿所以亂德也。有過卽改。有善卽遷。豪傑所以證聖也。此全是真僞欺慊之分。陽陰理欲之介。學者辨之。不可不早。

學者動輒曰。目前爲貧所苦。爲病所苦。爲門戶所苦。爲憂愁拂逆所苦。不知學之實際正在此。貧病拂逆。種種難堪處。不可輕易錯過。若待富貴安樂始向學。終無學之日矣。

學問喫緊。當先透死生之關。此關一透。功名富貴。自可不消費力。人能念念不忘死候。日夕戒懼。臨深履

薄。自不敢恣情縱欲。作越理犯分之事。逸史公云。常念病時。則塵心漸滅。常防死日。則道心自生。學人用功。莫侈言千古遠談。常世吃緊處。只要不虛當下。一日自子而亥。時雖不多。然事物之應酬。念慮之起滅。亦至變矣。能實實省察。有不處非道富貴之心。有不去非道貧賤之心。常常不放。則自朔而晦。而春而冬。自少而老。總此日之積也。一日用力而力足。一日不用力而心放矣。澄心靜觀。自子而亥。至者幾時。放者幾時。此際戒慎之功。豈容他人著力。

千聖萬賢。不過要識一仁字。而吃緊工夫。只在克己。夫子不獨告顏子。卽語仲弓。是教克其不敬。恕之己。語司馬牛。是教他克其躁言之己也。凡語諸賢。皆因病下藥。俱是教之克己。

世人有一人不求富貴也哉。求富貴之人。有一念不在富貴也哉。求之途廣。而求之念奢。此心之放。全放于此。愈求愈放。愈放愈求。本心遂一出而不復返。人盡失其本心。不得不以習心爲主。大家亦相安。恬不爲怪。今欲求放心也。唯時時提醒。默默體認。從言行上求信果。於家庭中盡孝弟。但求爲世間一有恥之人。此便是道德。此便是聖賢。人人俱足。不待外求。淡其欲富之心。而堅其守貧之念。如其不能淡。不能堅。則痛責吾志之不立。若負人世之大疚。而難以比于人。則其心自凜然常存。而不敢放。故欲求此放心。必自責志始。

人生不得受享。只爲惑憂懼三字。惑能令人識眩。憂能令人神瘁。懼能令人骨竦。泰甯之字。自生跼蹐。循環無端。廓清無日。只有仁智勇三字。彼將不驅而自退矣。然只一誠字盡之。誠則無蔽而明。誠則無疚。